

您迷醉的香艳小说

珍藏本

寂寞的心

(香港) 岑凯伦 著

内容提要

人生即舞台，当灯光照过来时，你只有一次机会……

钟荻蔚终于离开了结婚三年的丈夫何启烈，三十岁的她在社会的大舞台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光华。她依然艳光四射，吸引着杨亚衡的爱心，也招致女友顾欣的妒意。然而，在她寂寞的心中仍把全部的位置留给爱怨缠绵的丈夫。

她在微雨的秋晨离去，又在微雨的黄昏归来，带着疲惫的情念和饥渴的心……

1

从微弱的壁灯投射下光线，钟荻蔚知道现在是清晨五点。窗外昏黑的天色里正下着雨，一滴一滴的落着、下着，扰人而生愁。

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了很久。

今天是她三十岁的生日，也是她给何启烈最后一次机会的日子，如果他还‘记得’她的生日，如果他还‘记得’她是他的老婆，如果他还在乎她，如果他还‘知道’有她这个人，如果……

生活中充斥着太多太多的如果了。

她将头轻靠在沙发的椅背上，秋日的清晨总是带着点凉意，尤其是个下着小雨的天气。

她觉得凉。

她感到凉。

但是在她内心深处，她知道真正的冷和凉意来自何启烈，来自她结婚三年的丈夫，她并不幸福的婚姻。

她应该起身去加件衣服，但是她不想动。或许她的婚姻就是如此，明知道应该再加些什么，但是双方都太懒了，都不愿意再花一丁点时间和精力进去。

她不知道何启烈是否另有女人，她没有去在意，更没有探

索过。他们双方都成熟到各过各的生活，各有各的世界。有时候一桩太过理性和成熟的婚姻也会是一种危机、一个悲剧。

至于她为什么选择在她三十岁生日过后第一天，可能是一种重生的心态吧！

何启烈是个年轻有为的外科大夫，前途灿烂似锦，或许这也就是他把事业、工作看得比她和他们的婚姻来得重要的缘故。

他忘了她的生日、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他忘了每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忘了每一个对她和他来说有意义而且是记忆深刻的时光。对他来说，除了病人、开不完的刀和会议，他心中还有她吗？

她有时会有一种荒谬的奇想：最好她能来一场车祸或者是意外，然后她就可以住进医院里，说不定这样可以天天见到何启烈，这一部分必须取决于何启烈，他倒是从来没有离婚的意思。他的嘴上是没说，但是他的心里怎么想的，连她这个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人都不知道。

她真的不知道。

婚姻对他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。他把家当一个休息站，当旅馆，彻夜不归也不过是一通电话，有时候还是护士小姐帮他拨的，替他通知她。

她只是一个花瓶。

她就如同装饰品一样。

没有她，他的生活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

她打量着客厅的四周，相信这个屋子少了她也无妨，她心中揣度着哪些东西她应该带走，哪些东西应该就留在原位，即使她带走了什么，何启烈会注意到吗？

壁橱里一张她和何启烈两人合照的相片吸引住了她的视线。

她起身走到了壁橱前，顺手打开了灯，小心翼翼的将照片拿到眼前细看、品味、回忆。

荷兰是他们到欧洲蜜月旅行中的一站。要去欣赏荷兰著名风车的入口即有人拍照，等到欣赏完出来，相片也冲好了。正待相片中的主人购买回留做纪念，虽然价钱贵了一点，但是旅游嘛！多半的人都掏腰包买了，她和何启烈自然也不例外，他们还互相打趣彼此有多上相、多迷人、多漂亮。多快乐的一对蜜月中的夫妻。

但是今天呢？

她低头看着照片，不禁一阵唏嘘。泪水不由自主的滴落在相框上。

婚姻真的是爱情的坟墓，无一幸免？！

她决定带走这张相片，她没有分家或向他要钱的念头。她要带走的也只有是她私人的衣物，私人的用品和一些觉得她该拥有的东西。

天色渐渐的亮了，雨也停了。

她缓缓又沉重走向她和何启烈的卧室。以后就是何启烈一个人的卧室了，也该让他尝尝自己一个人睡在张那大床上的滋味了。

她是受够了。



何启烈拖着已经在抗议的疲惫身体走进电梯内。

他好心的替同是外科的另一个大夫值班，因为那个大夫有严重的家庭问题要去解决，所以不管是站在朋友或是同僚的立场，他都应该伸出援手的。

看着一层层的灯亮，他知道自己窝已近，也知道他的获蔚此刻一定还在床上酣睡。

结婚三年，他和他的老婆可以说是聚少离多，他常常不是在深夜就是在清晨回家。开始她还会坚持的等，但是久而久之她也习惯了，懂得安排自己的作息，懂得照顾好自己。

钟获蔚是个叫人放心的女人和老婆。她成熟，她不无理取闹。她冷静，她明理。她是少有除了美貌还有内涵的女人，她是那种不会让男人和丈夫厌倦的女人。

如果说他非要挑她的毛病，那可能就是子嗣的问题了。

她不知道是在犹豫什么还是迟疑什么，始终不愿意怀孕，始终有理由说服他，而他也自始至终的说不过她，事实上是他太爱她了。

现在的男女多半不讲‘爱’了。一切都是以利益和金钱为出发点，有利可图才在一起，床头金尽就一拍两散。大家都不相信爱情了，而一桩美满的婚姻更如同神话一般的可称之为传奇了。合则聚，不合则离的态度和行为愈来愈明显也愈来愈被提倡。

电梯门开，他带着笑意走出。

他和他的钟获蔚可不是如此，他这么想！

拿出钥匙，顺便瞄了一下手腕上的表，才八点。他可不想摁铃吵醒他的老婆，他宁可陪她好好睡到中午，然后温存到一直享用午餐，或者是享用午餐之后再温存一下。次序是可以随他们的心意和‘当时状况’而作调整。想到这里，他的笑意更加

深。

钟荻蔚在床上是一个尽职的妻子和迷人的情人的综合体，她让自己一直是他唯一渴望和爱慕的女人，也只有她才能激起他的狂热和欲火。

情况不对！

何启烈一踏进屋里就觉得不动劲。

他的第六感官在提醒他，心中立刻升起了警戒的心。屋内一切都没有变，相反的，阳光透过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射进，使得整个屋子闪亮、温暖异常。但是在这股股暖意之下，他陡然涌起一股恐惧感。

他几乎是立刻就冲进了卧室里。

卧室里空无一人，棉被叠得整整齐齐，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。他立刻就知道这张床没有人睡过。

荻蔚在那里？！

他颓然的往床上一坐，怕事实会让他的双脚无法负担他的重量。

荻蔚没有叠被子的习惯，她更有随手丢衣服的习惯，她有本事让卧室看起来像一个廉价衣服拍卖场。起初他也看不过去，觉得她懒，没有效率，和她给人的形象不符。但是在她的‘歪理’和撒娇之下，他妥协了。毕竟他在家的时间不多，而她如果觉得这样舒服的话，他也由她了。

但是她人呢？！

昨晚他还托护士长打电话回来，她没有交代要出去或回娘家的意思。

他起身四处搜寻，想找她留下的纸条或任何有关她下落的讯息。他甚至到浴室里搜寻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

当机立断，他立刻拨了获蔚娘家的电话。或许昨晚她娘家临时出了什么事，她来不及通知他，想到这里，他觉得自己好过了一点。

电话一直占线中。

他挂上电话再拨，但是情形依然一样。

往床上一躺，他明明很困，明明需要好好的睡一觉，但是他睡不着。他习惯拥着获蔚温暖、柔软的身体入睡，习惯嗅到她的气息，习惯碰触她的那种感觉。

到底发生什么了？！

眼睛不经意的往梳妆台上一瞄，才发现整个台面上干净、空旷了不少。原来堆在那里的瓶瓶罐罐，获蔚的那些化妆品、保养品和音乐盒、珠宝盒全不见了，连他们的那张结婚照也消失无踪。

他猛的从床上坐起。

这代表了什么？！

他强迫自己走到衣橱前，手有些颤抖的拉开了衣橱的大门，心中仍抱着一丝的希望。他一定是想得太多了。

衣橱有一半是空的。

属于获蔚的那一半是空的。

事到如今，他的脑海已经组织出一个大概，获蔚要不是跟人家私奔就是离家出走了。

私奔不可能。

那一定是离家出走了？！

他狠狠的捶了衣橱的门。是他和获蔚的认知有差距？还是对他们的婚姻有不同的看法？！

获蔚对他们的婚姻觉得失望、寒心？！

她选择了一走了之?!

为什么?

怒火渐渐的凝聚、成形。一旦让他逮到她,他不知道是要掐死她,还是把她放在大腿上痛打一顿,或是好好的爱她爱个够,在床上解决所有的问题?

她怎么可以如此对他?!

他没有耐心等她连络,不管她决定怎么做,不管她要到那里去,她总会让她的娘家知道,说不定她现在就是在娘家,故意拿起电话让他干着急。

虽然她令他心急如焚,虽然她叫他又急又气,但是他会原谅的。女人总喜欢耍耍性子。

不会有事的!



钟家一早就因为钟荻蔚的到来而秩序大乱。

做父亲的钟国城甚至请了一天的假,准备在女婿到来时充当和事老。

邱玉娟这个做妈的则始终眉头深锁,弄不清每个人眼中的神仙眷侣到底在闹什么别扭。虽说婚姻就好像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但是也不可能会离谱到那!

在她心目中,她一直以为自己的女儿嫁了个万中选一的好男人,而何启烈也的确表现得令她这个丈母娘没有话说。但是如果真是如此的话,女儿为什么会提着行李回家呢?

钟荻蔚知道自己的举动吓坏了每一个人。也许她的确有欠考虑,太贸然行事了,没有给自己和何启烈留一点退路。他

们一定以为她已经离婚，只是没问出口。

“我并没有离婚。”她平静的看着家人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钟迪安这个刚退伍的大男生夸张的说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你害老爸和老妈的血压升高了多少？！”

“迪安！”邱玉娟啐道。

钟迪安做了个鬼脸。

“获蔚！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？你也该打个电话回去了。说不定启烈正急着到处找你！”钟国城温和的劝自己的女儿。

“姐！你不要只顾你自己，说不定有人有急事要找我，却一直打不进来。”钟迪安技巧的替自己的姐夫求情。

钟获蔚放弃似的放回话筒，但是电话铃声却没有响起，她嘲弄的一笑。

“爸！迪安！你们去上班吧！”

“我已经请假了。”做父亲的苦笑道。

“我也是！”

“你少偷懒！”邱玉娟可不含糊。“这里没有你插得上手或插得进话的地方。”

“妈！我只有一个姐姐，你也只有一个女儿，我这个小舅子说什么都应该留下来帮姐姐出口气，说不定动口不行要动手时，我也比较年轻力壮。”

钟国城看了儿子一眼。

邱玉娟则瞪着自己的宝贝儿子。

钟迪安立刻转向自己的姐姐求救，结果钟获蔚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，让钟迪安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。

“我干脆上班去！”他总算死了心，不打算看好戏了。

这会却传来了急促的门铃声。

“一定是姐夫来了。”钟迪安立刻冲去开门。

钟荻蔚站起身，她不想在这个混乱又心浮气躁的情况下和何启烈碰面，反正也谈不出结果。

“荻蔚！你总要和他说明清楚！”

“你爸说得对！”邱玉娟鼓励道：“你不是小孩子，如果是冷战或是一点夫妻间的小争执，说开了也就没事，不要把小事弄成大事。”

钟荻蔚轻叹一声。

何启烈跟在钟迪安的身后走进。

“姐夫负荆请罪来了。”

“迪安！”钟国城威严的喊道：“上班去。”

“爸！妈！”何启烈朝岳父母打了声招呼，之后视线停在钟荻蔚的脸上。

钟迪安知道适可而止，耍宝完了，把气氛弄轻松了就该退场。“那我上班去了。”

四人沉默的看着钟迪安抓起钥匙和安全帽离去。

客厅里因为钟迪安消失而显得有些不自在和凝重。做长辈的不想插手太多，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管多了反而惹人嫌。

“荻蔚！和启烈说话啊！”邱玉娟催着女儿。

荻蔚既不说话也不看何启烈，一个人就像一座石膏像般的呆立着，做着无言的抗议。

邱玉娟看看眼前的状况，朝自己的丈夫使着眼色。

钟国城会意的站起身。“启烈！你留下来吃饭，我和你妈去买菜，你们好好的谈谈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不要赌气。”

何启烈看着钟荻蔚，然后点点头。

邱玉娟也站起身走到女儿的身边，拍拍女儿的肩，轻声的交代：“人都来了，不要再使性子！”

钟家夫妇虽然有些不放心，但是还是把家留给他们小两口自己去协调、解决，人多嘴杂。

清完场了，客厅里只剩下何启烈和钟荻蔚。

何启烈轻轻的走到了钟荻蔚的面前，一脸疲倦且莫名其妙的表情。“你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无法忍受了。”

“你无法忍受什么?!”他差点要动怒，但是他知道生气解决不了问题，他只好强迫自己心平气和，硬是摆出一副讲理的模样。

钟荻蔚不是惹事生非的泼妇，她一定有她的道理。

但是钟荻蔚对他的风度和耐性显然不领情，她走到了钢琴边，掀开盖子，然后手指无聊的弹了几个音符。

何启烈火大了。

他一个大步到了钢琴边，粗鲁的抓起她的手，然后将钢琴用力的盖上，“荻蔚！我一夜没睡，在急诊室里值班，没想到回到家里老婆也失踪了，也许失踪是夸张了一点，但是你为什么不下交代一下行踪呢？就算你对我或对这个婚姻有什么不满，我们可以像文明人一样的拿出来讨论啊！”他一口气的说完。

“昨天是我的生日。”她幽幽的一句。

何启烈楞了下，随即他拍了下自己的脑袋，他真是忙昏了头，居然连这么重要的事都给忘了，难怪他的老婆要采取如此‘激烈’的抗议。即使他再不懂女人，他也知道女人最重视那些什么生日或结婚纪念日的。

他带着歉意，想将获蔚拥入怀中，但是却被她坚决的推开。

“获蔚！我是忙昏了头，我向你道歉！”

她露出了个他已看出的笑容。

“获蔚！我们可以今天补过生日。”他打起精神，一付兴致十足的表情。“我可以找人帮我代今晚的夜班，我们好好的庆祝一下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“不用是什么意思？！”

“不用的意思是你大可以去上你的班，我则过我自己的生日、自己的生活！”她冷冷的说。

事情没有这么简单！他想道。

生日或许是一个导火线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他的老婆是‘新仇加旧恨’，打算一次清算。

他双手叉着腰，一副打算逆来顺受的表情。

他的反应激怒了获蔚。

原本她打算好好的和他来上一段感性的谈话，却没料到他会摆出一副容忍她，凡事让她的神情，好像他是一个多委屈的丈夫，她则是一个多不知体谅的妻子。

“何启烈！你是混蛋！”

“获蔚！”

“你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！”她补充道。

“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？！”他寒着脸。“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！只因为我错过一次你的生日，我他妈的就成了百分之百的混蛋？！”

“你还是不懂？！”她伤心的说。

“你要我‘懂’什么?!”

她双手抱着胸，眼神带着悲哀，还有一丝的惋惜和感慨；她轻摇着头。

她的反应着实令他发慌，令他方寸大乱。

是不是有第三者?! 他的心一惊。

他抓着她的双肩，既不理她的挣扎，也没有留意是否会捏疼她，他以一种致命的眼神望向她的眼睛。“不要跟我打哑迷，否则我不为我的行为负责。”

她没有退缩，依然不言不语。

“荻蔚！不要逼我，我不想伤到你!”

“反正说你也不懂。”

“说出来!”他命令道。

“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!”

“什么问题?”

“总之出了问题!”

她是存心要逼他发狂的！他暗暗的在心中咒骂。

“是你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还是我们的婚姻真的出了问题?”

“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!”

“我根本不知道问题在那里?!”他朝她吼道，注意到她痛苦的表情，他才松开了抓住她双肩的手。“荻蔚！可不可以明天再谈这一件事？先和我回家，让我好好的睡个够，让我养足了精神，然后我们再谈。”

他得到的是钟荻蔚一个冷漠的反应，她拿背对着他。

“荻蔚！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，到底有没有第三者?”他屏息凝神的问，反正她看不到他的表情。

“没有!”

“你肯定?!”他不放心的又问。

她猛的转过身,怒瞪着他。“你是什么意思?!”当我是出墙的红杏?!”我不是问题的所在,你!是你!”她指着他。“不是我!”

“我什么都没有做!”他声明。

“何启烈!”她觉得他是朽木,无法沟通也不可能了解事情。“不一定要有外遇、第三者或出轨,婚姻才会有裂痕,夫妻间的冷漠、性格不合、聚少离多,无法有共同的默契都可能造成婚姻的失败。”

“我懂了。”

“但是照前晚我们在床上的情形来看,似乎没有什么冷漠、疏离、不合或是缺乏默契的状况嘛!”他故意提醒她。

她的脸一红。

“你承认了?!”他微笑道。

“那不是重点!难道除了那一件事,你就不能想点有关心灵或精神上的东西吗?”

“我看你是吃饱太闭!”

“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了!”她绝不妥协。

“你还是得跟我回家!”

“除非你买个笼子把我锁起来,否则我还是会走的!而且你硬带我回去,只会使事情更加恶化。”

“告诉我你的打算。”

“我想暂时就住在这里。”

“分居?!”

“你怎么说就怎么是。”

何启烈不知道是所有的女人是不是都这样,还是他的获

蔚特别，他根本无法捉摸她的反应。

今天如果换做其他任何女人，应该会安心、宁愿的在家当个医生太太，每天无忧无虑的过着衣食不缺的生活。即使他忙，医院也办了很多活动给她们这些医生太太去参与，去打发时间。

她到底还有什么好不满的？！

她到底还有什么好去抱怨的？！

分居？！真亏她想得出来。

“你打算在这里住多久？你爸、妈会怎么说？”

“要不然我可以到外面租房子。”

“你别想！”

她一言不发的看着他。

“获蔚！我真的意外极了。”他深吸了口气，有些无可奈何。

“我不知道你是这种想法。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一对只羡鸳鸯不羡仙的夫妻，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快乐，你对当何太太这个角色很满意。但是我直到现在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！”

“你现在知道就好。”

他研究着她，以一种三年夫妻，两年交往，总共累积了五年的时光和了解在端详着她。

“我给你一个星期。”

“不要给我期限。”

“你是我的老婆！”

“这是可以改变的！”她没有威胁他或恫吓他的意思，只是自然的反应出她的想法。

“获蔚！除非我死，否则你一辈子都是何太太！”他表明立场。她可以闹闹别扭，她可以耍耍脾气，只要在他可以接受的

范围之内。但是分居或离婚就真的太过份了，她最好断了那种念头。

钟荻蔚其实也不愿意事情恶化到那种程度，只是她需要时间和一些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好好的想一想。她或许需要一份工作，或许需要冷静一阵子，好好的看她的未来。她不能过没有目的或是每天只等着何启烈下班回家的日子。

“你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吧！”

“没有你在身边，我那敢奢望睡什么好觉。”

她才不会被他的三言两语的话所打动。“我们都好好的想想吧！”

“我明天再来看看你！”

“再说吧！”

她的回答令他心痛，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反驳她的话。她有她自己的逻辑和想法，她是个成熟、独立的女人，不是几句话就可以哄骗的，更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改变的。

他可以等，随便她要多久时间。

他可以给她耐心，她值得他付出。

她永远都是他的！



‘忆梅茶’的味道甜中带酸，一壶可以喝上半天。

钟荻蔚和顾欣在东区晃了半天，最后挑了家茶艺馆，避开了咖啡屋的那些时髦仕女和人潮。

口中喝着‘忆梅茶’，钟荻蔚的心情和茶没有什么两样，也是甜中带酸：甜的是知道何启烈依然在乎她，酸的是他们的婚